

小院叫瑞园

孙海鹏

一路向北,过了那座桥,就是阳光城。小城上空是飞机航线,所以鲜有超高的楼宇,许多小院星罗棋布,院落间多以绿植相隔,天际线辽远深长,这是小城鲜明的城市规划特点。

几年前,我重回小城工作,初识了这个小院,我管她叫瑞园。这个幽静的院落里,春抚花容,夏看雨荷,秋赏红柿,冬踏酥雪,巴掌大的地方体会了四季的轮回和更迭;一潭碧水,一畦绿地,一座兰亭,一段曲径,每一个角落都氤氲着瑞风瑞气,仿佛能让一天的时间停滞凝固。美好的瑞园,一半是我家,一半是风景。我是这么想的,在这座城里,我没有属于自己的私家属地,何不转换视角,在公家的小院中,体味那份别样的幽致与诗意,拥有一块恬静而美好的天地。

清晨,霞光透过稀薄的云层,将金色的吻痕轻轻印在大地的脸庞,也照在小院新一天光阴的扉页。我早早来到瑞园。驻车的瞬间,那只可爱的小狗,睁着大大的眼睛,朝着我摇摆着尾巴,显示着无穷的活力。它是小院中的小精灵,与我们相伴的小玩伴,逗逗小狗,也让工作之余变得更加有趣和轻松。

穿过那排梧桐林,小鸟在枝头跳跃,唱着欢快的歌儿,我缓缓放慢脚步,扩扩胸,伸伸脖颈,仿佛是与鸟儿对话关于岁月的沧桑。一阵晨风徐来,微风拂面,清香盈袖,这清香中有泥土的芬芳,草木的清新,空气的甜蜜,深深呼吸一口气,宁静和愉悦都吸进肺腹。再跑上一程,健身房里出上一身汗,透过露珠倚着的纱窗,向外望去,仿佛整个世界都向你洞开,忘却了尘世的喧嚣和纷扰。

小院从早晨开始,每一天都是一首歌,音符里跳跃着她的晨风、午阳和晚霞;歌词里写着她匆匆的脚步,坚实的脊背和灿烂的微笑。小院的流年从春打头,四季都是一部书,句逗里藏着款款往事,插图中有四季的风景。

春风翻一页,花事稠,满庭芬,我们一起赏花开花落,夏阳写一章,荷花浅,蔷薇红,我们一起听蝉鸣鸟啼;秋天读一卷,柿满枝,桂花香,我们一起看云卷云舒;冬天润一笔,耐冬开,雪点红,我们一起享小城阳光盈天。小院四季,每一季都有不同的风景和故事,每一天都见证了时光的沉淀和流转。小院,四季如画,枝叶有情,或许我们被快节奏的工作所裹挟,以至于忘记了身边的美好。

我在小院呆了四年,一年365天,我与草木一起欣然迎接每一个日出,一年四季,我与花信风相约每一种花开。小院每一天都有花语呢喃,每一季都有花容娇人。我最喜欢小院那两株玉兰树,默默伫立于楼前,不争不抢,不卑不亢,几乎没有人注意她的存在,当春天来临的时候,萧条的树枝上,自丫丫处点墨,一个个小花骨朵慢慢长大,每天长一点,每天红一点,很是应景小院里那块“携手进步每一天”的碑刻。然后,慢慢地,悄悄地,硕大的花团在阳光的映衬下开



插图 阿占

放起来,象一群蝴蝶,翩然于蓝天下,象一束火把,把小院的春天都点燃了。

那一抹淡淡的微红,那一缕清新的花香,那一树玉兰繁花,是小院里最大的花事。我曾将这一段最明媚时光定格入墨,把缤纷的花瓣撒进我的散文《玉兰花开》,每每读起这些文字,惜缘、惜福的情愫油然而生,我都会想起花径里相逢的人。

小院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驿站,丰盈的时光填满我的心房,有忙碌时的不问东西,有桂花凉干入茶的闲情逸致,有收获人生的一次次小满。其实,我也有无数的无奈与迷茫,甚至遭遇未名的窘状,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,看过小院草木的枯荣,浮云的来去,还有什么不能释然,不卑微,不讨好,怀着一颗平常心,接纳人世间的悲喜,以宠辱不惊的姿态面对一切,才能超凡脱俗地过此一生。人到暮年,我唯愿,在家一定把生活安顿好,在外尽量把心情照顾好,把每一寸时光过成欣欣向荣的模样。

一方院落就是一个小小的世界,大门闭上,就是我们的家。一年复一年,一天又一天,我珍惜小院的每一片阳光,习惯在午后溜溜弯,时常驻足在那棵柳树下,眺望着蓝天上悠悠白云,那或许是开在我心头丝丝告别的轻愁。纵有万般不舍,也有离别的时候,就算是影子,也会有离开的一天。每每想起这些,心头总能涌上缱绻不舍的情感。我想,待我暮年之时,觅一处幽静,许一个心愿,造一方小院,放下尘世追逐,放飞余生梦想,延续小院的情结。

我终将告别小城,茫茫人海,你我幸会小院。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,还有你对我的好,将永远镌刻在我生命里,深深埋藏在心田。来日方长,让它们在时光的浇灌下,生根发芽,开出一朵朵回忆的花蕾,化作永恒,去温暖我未来的岁月。



城市秀场

穿越小珠山

薛立全

早就听说小珠山景区进行了整合,原属南北两个互不连通的景区合二为一,有了新的攀爬兴趣。

惠风和畅,气候温润,爬山正当其时。周末早晨,我和爱人乘公交车到达小珠山国家森林公园南门,和我们一同进入景区的还有一群中国石油大学的学生,穿插在他们中间,仿佛自己也有了活力。

刚入山口,在谷底相对平坦的位置矗立着一根高大的石柱,上书“太平谷”三个大字,下面落款贾平凹,有了这块石刻,山体仿佛也沾染了文气,我的内心增加了几分喜欢。我和爱人每人背着一个背包,里面备足了温热茶水和食物,双手执登山杖匀速前行,没过多长时间大学生们就与我俩拉开了距离。拾级而上,转过两道弯爬上了第一座山梁,山梁的最前端修建了一个观景平台,恐高的我和爱人壮着胆子,走到观景台上眺望,景色是美,但看得心惊胆战。

再往上走要过一座小石板桥,桥下是乱石小溪,流淌着潺潺泉水,有“清泉石上流”的意境。台阶的两侧生长着茂密的松树,树干瘦高而造型多样,很有入画的意境。走在松林笼罩的小路上,阳光从树头枝权间投射下来,把人晒得暖洋洋的。进山已走了不少路程,大学生们激情奔突,体力消耗很大,坐在窄窄的石阶上聚堆休息,我和爱人则保持着匀速不停歇地超越他们继续前行。

我和爱人不急不缓地攀爬,定时停下来补充水分,两个多小时后爬上了山顶的垭口,途中超越我们的大学生们早在垭口上休息,我俩则一鼓作气继续前行。前面是一座整石形成的山峰,翻越它有两条路径,一条是山峰背面的陡峭栈道,另一条是半山腰有一个山洞可以通达对面,爱人和我商量分头体验不同路径,她选择走栈道,我则穿山洞。我进到山洞后,打开了手机电筒,光线微弱,摸索前行。山洞里石板平铺的地面还算平整,只是左右挖出了很多孔洞,让人不好辨别方向,我小心翼翼地走着,越走越恐惧,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和心跳,大约走到了中段,忽然头顶碰到了一根电缆,吓得我惊叫一声,下意识地扭头一看,侧面的洞穴里有一个巨大佛像,身上还披着绸缎,瞬间我身上冒出冷汗,大脑一片空白,壮着胆子定了定神,我三步并作两步急速前行,过了不长时间就看到了前方的光亮,惊恐的心释然了,有种逃离灾难后的解脱。

穿过山洞就是小珠山的最高峰,我和爱人会合后互相鼓励,用了不长工夫就攀上山顶。山顶有一座木亭子叫太平钟亭,我和爱人第一次坐下来休息,环视四周拍下了山顶的独特风景。前下方是一段最精华线路,栈道蜿蜒,峰峦叠嶂,奇石林立,气象万千,有几处险段,完全没有原始的通行路径,依靠人工筑起的高高石阶,连通沟壑之间,有黄山天都峰鲫鱼背之险要感觉。此时感觉回头仰望山顶,大学生们刚刚登上太平钟,此时离我和爱人登顶过去了接近一个小时。

都说“上山容易下山难”,对我来说下山却是强项,在登山杖的助力下,下山走得飞快,也许是熟门熟路,没过多久我和爱人即抵达小珠山北门,完成了初次南北穿越小珠山之旅。

下山后,心生感叹,这天不光是完成了一次小珠山的南北穿越,也是和青春来了一次友谊赛,我和爱人以花甲之躯,没落在青春学子后面,内心还是有些宽慰和底气!

乡下有间老屋

姜宝凤

深山乡下,有间老屋。我的根就深扎在老屋里,被时光紧紧地攥住。

老屋很老,祖父在世时也难以说清它具体建造于何年,只知道到我这一辈人,老屋已经相传了六代人。其实老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,泥巴夯实的土墙,墙皮已风化脱落,粗糙不平。灰青色的瓦楞里长满了青苔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草,在风中寂寞地摇曳。老屋的窗户是木质的,方木条竖着八根,横着两根,像蜂巢一样,一格一格的均是卯榫相接,这种窗户在家乡叫棂子窗,镶嵌在斑驳的黄土墙上,色泽黝黑,古朴而庄严。老屋四间正房外加靠西墙的一间厢房,门框很矮,个稍高点的进屋须得低头,熟悉的人常常蹲一下身子,如果不注意就会碰伤额头。屋子里比屋外深下半尺多,因此地面常年阴暗、潮湿。就是这样,据祖父说老屋还是当年村里数一数二的好房子。

记忆中老屋最怕下雨,一下雨全家人就忙活开,大家一齐盯着哪里漏雨,拿锅碗、脸盆接着。别处漏点倒无所谓,炕上漏雨最烦气人,搅得人没法睡觉。如果下雨再刮大风,屋顶上的瓦片往往就被风掀起,七零八碎的,祖父和父亲就冒着风雨摸黑踏着梯子爬到屋顶上用石块压住,风呜呜的,雨刮得人睁不开眼,但一定要压住,压不住甚至整个屋顶会被掀飞。每次压完后,全家人跟着舒一口气。后来我上学读到诗人杜甫在《茅屋为秋风所破歌》中写道: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。”说的是大风掀走了茅屋的屋顶,就很容易进入诗的意境。但我又很怀疑,彼情彼景,又怎么能写得出诗啊!

西厢房是仓库,除了盛粮食外还堆满了农具。那时候我的老母鸡总爱钻到厢房里下蛋。小时候,一听到母鸡“咯咯哒”叫,就兴高采烈地赶紧往厢房里跑去拾鸡蛋。老屋的天井里生长着一棵梧桐树,树根已拱出了地面,龟裂的树皮黑如焦炭,但枝头依然遒劲茁壮,七股八杈如一只巨大的手,似要拥抱苍穹,揽月九天。听我父亲讲,当年媒人来

我家说亲,是夜我祖父和祖母做了一个相同的梦,梦见一貌美女子变成了一只凤凰落在了我家的梧桐树上,此女子就是我母亲。所以梦醒后,我祖父和祖母忙不迭地答应了这门婚事。每年春天,暖暖的南风吹过,梧桐花一夜之间全开了,紫莹莹的,一串一串的梧桐花像唢呐似喇叭,整个天井里都弥漫着梧桐花的芬芳。那时我和小伙伴们常在树下嬉戏,捡起飘落下的梧桐花,含在嘴里欢快地吹着。

我在老屋足足生活了二十多年,那段日子家里虽然贫穷但一家人其乐融融温馨又幸福。老屋里三餐烟火暖,四季皆安然,但它伴随着四季轮回、风霜洗礼日渐衰颓,连近在咫尺的往事也风干成了记忆。我和两个哥哥相继考上大学后,好像一窝羽翼渐丰的雏燕,一个个飞离了曾经哺育过我们的老屋。执教了一辈子乡村小学的父母也赶上国家好政策,在县城分到了福利房。七年前,祖父和祖母去世后,老屋人去院空,一把锈迹斑斑的铁锁紧锁住院门,里面的一切仿佛都与世隔绝。我偶尔回去趟,走进老屋才发现什么是世事沧桑,物是人非。老屋内的墙壁上布满了厚厚的灰尘和蜘蛛网,门框上泛黄的春联支离破碎,火炕上铺着的草席还依稀弥漫着当年的气息。老屋就这样静静地呆在那里,它看上去楚楚可怜老态龙钟,象个饱经沧桑风烛残年茕茕孑立的老人,可它仍玩强地矗立着,蒿草艰难地支撑着一副骨架,任凭残风霉雨对它侵袭腐化,一如既往地厮守着这片故土。

我知道,老屋真的是老了,它如同一片摇摇欲坠的枯叶,飘零在情不自禁的回忆中,蹒跚在午夜神伤的残梦里,无声无息地深嵌在我及家人的生命年轮里,每次念起让我们更加珍惜这依然在继续前行的生活。老屋,让我牵挂的老屋,即使你已化为一片荒芜,我也一定要捧一抔泥土,并告诉我的孩子这里是我一生最眷恋的地方!

乡下有间老屋,我心灵栖息的地方……